

向苇岸致敬

徐俊国

2007年春天,我应某电台之邀作了一期节目,主题是推荐一本好书。当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苇岸的《太阳升起以后》。在谈到苇岸和他澄澈而温暖的文字时,我显然有些激动。我对这位英年早逝的散文家敬慕已久。每次看到他和顾城、海子的那些合影,内心便涌满无以言说的酸楚与痛惜。这是一位大地的歌者,他在每一节气的同一时间、地点,对自己家附近一块农地进行观察、拍照、记录……这是一位对大地和大地上事物充满了真爱的人,他的灵魂是柔软的、湿润的、圣洁的。屠格涅夫病逝前在庄园门口留下一句话:“只有在俄罗斯乡村中才能写得好。”苇岸也是。他的绝大部分作品与乡村有关,与大自然有关。他深情地书写他所深爱的麦子、草地、胡蜂、河流、蚂蚁、麻雀、野兔、天空、阳光、雪……被他写过的事物有福了,被他感动过的人是幸运的。

《大地上的事情》是苇岸的代表作,其中有这么几句:“麦子是地球上最优秀、最典雅、最令人动情的庄稼。麦田整整齐齐地摆在辽阔的大地上,仿佛一块块耀眼的黄金。”麦子像黄金,这个比喻太珍贵了,珍贵得像黄金。苇岸为那些近乎麻木的心灵指明了“麦子”这两个字所具有的重量与闪现的光辉。更能打动我的是,苇岸观察世间万物的姿态很低,从不居高临下。他和他所关爱的动物、植物是平等的。读他的文字,仿佛能看到他就蹲在这些动物、植物的身边,甚至是俯下身来,和它们静静地交流。他有一颗与大地荣辱与共的心。

我不是一个完全闲下来的人\走在软软的田埂上我会把即将长歪的禾苗往左扶正一点\前面有条要去松土的蚯蚓我侧着身过去\把脚往右偏移了半厘米\我的细心无人看见只是风吹过的时候停了一会儿

我的体内吊着钟摆\它平衡着我对大地摇摆不定的爱\向左一点或向右一点都是精确的牵挂或善意的表达\在我出生的地方\我无法让自己成为闲人当我走在软软的田埂上\如果一只益虫需要帮助\我愿意放低身子该蹲的时候就蹲 该跪的时候就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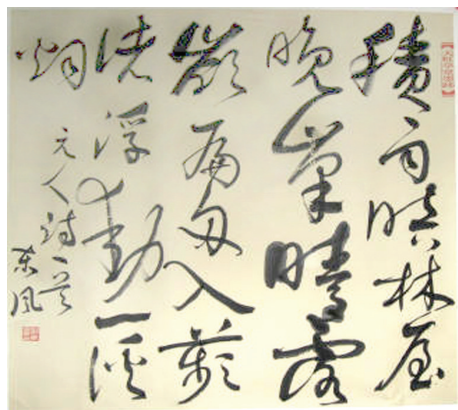
苇岸喜欢法国的乡村诗人雅姆,我也喜欢苇岸所喜欢的雅姆。雅姆生

于法国南方比利牛斯山下的杜尔奈,在远离巴黎的省份过着宁静自足的乡居生活。他用宗教的虔诚,记录与描述大自然中的乡村和乡村中的大自然。他爱着洁白的天鹅,爱着晚归的牲畜,爱着被划破肚皮的小松鼠。他为别人得到幸福祈祷,为孩子得到纯真祈祷,为请求一颗星祈祷,为带着驴子上天堂祈祷,为赞美上帝祈祷,为爱上帝痛苦祈祷……苇岸被雅姆感动,我被苇岸感动。苇岸要求亲友在他去世后,举行葬礼时不要放哀乐,要放贝多芬的《命运》,要将骨灰撒在他所热爱的麦地里,让诗人树才朗诵雅姆那首催人泪下的诗歌:《为他人得到幸福祈祷》。我想,再过若干年,我去世时,我会让亲友朗诵苇岸《美丽的嘉荫》中的一段文字:“我常常想,无论什么时候来到河流旁,即使我此刻满怀苦楚,我也应当微笑,让他把一个陌生人的善意与祝福带到远方。”

不要轻易说话\一开口就会玷污这个早晨\大地如此宁静 花草相亲相爱不要随便指指点点 手指并不干净\最好换上新鞋 要脚步轻轻四下全是圣洁的魂灵 别惊吓他们\如果碰见一条小河要跪下来 要掏出心肺并彻底洗净如果非要歌颂 先要咳出杂物 用蜂蜜漱口\要清扫脑海中海中所有不祥的云朵还要面向东方 闭上眼\要坚信太阳正从自己身体里冉冉上升

苇岸已经谢世,但他的文字还绿着,还一岁一枯荣地生动着春暖花开。诗人在风中吟诗,儿童在湖边学着鸟儿练嗓子。诗人用诗歌向苇岸致敬,儿童用歌声向苇岸献礼:敬畏大地,热爱自然,关心卑微生灵。面对漫漫人类历史,面对滔滔岁月长河,我,大地最真诚的子民,唯一能做的是,替犯过错的少数人感到脸红,替干过好事的多数人感到荣光。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书法)

顾东风

我是1965年参加高考的。中学6年,我发奋攻读,门门功课都是优秀。高一时全校评选出一男一女两名“满堂红”(各科成绩均在90分以上)学生,我作为男生当选。然而,因为家庭成分为中农,我被视为“只专不红”的代表。

高三毕业时,学校指定几名“又红又专”的学生突击入团。此事带有明显的“走后门”性质,引起毕业班同学的强烈不满。学校决定将此事弹压下去,于是一场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运动在毕业班开展起来。

查来查去,我竟成了破坏毕业班安定团结的“罪魁祸首”。在教务主任的支持下,毕业班召开了对我的揭发批斗会。事先规定:与会的同学都必须发言,否则就是立场有问题。就连平时和我最要好的同桌,也迫于压力揭发我借给他两元钱(买饭票)以应急,是“收买人心”。批斗会结束时,主持人问我:“服不服?”我说:“不服,毕业班人心浮动不是我的责任,根本问题是突击入团引起的。”由于我态度顽固,批斗会后被学校隔离审查。

关于“新松江社”,不少资料都有记载。如:

“1923年,侯绍裘、朱季恂、沈联璧、钱江春等发起组织新松江社……所以定名新松江社,意在激浊扬清,弃旧图新,使旧松江出现新面貌。建社后,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经常组织群众举行反帝、反封建集会、游行,邀请恽代英、肖楚女、邓中夏、邵力子、沈雁冰、陈望道等到松江讲演……1927年,侯绍裘在“四一二”政变中牺牲;沈联璧遭当局通缉,远走武汉。初期新松江社解体。

“上世纪20年代末,沈联璧回松,先后任松江县立中学校长、松江县教育局长。1932年初,沈约请雷彦珍、张琢成……等商议恢复新松江社……社员分永久和普通两种,永久社员定为100人,每人一次缴社费100元……

1935年初,社舍建成,因经费超支,永久社员扩大到200人。社舍为五开间两层楼。楼上作宿舍,楼下中间为礼堂,两侧为办公室和会议室。另有平房若干,设餐厅和男女浴室。社舍精美,设施先进,引得苏浙等地参观者

称羨不已…… “1937年,日军攻陷松江后,社舍被日军霸占,社务遂告停顿。”(《欧粤《新松江社》) “张琢成先生……热心为桑梓出力,抗战前(约一九三二年)先生以自有坐落在秀野桥北的一块土地,向高君藩先生换得现松汇路上的一块地基,集资筹建‘新松江社’。”(张谦受《好学近乎智——记张琢成先生》) “民国24年3月3日,坐落松汇路原职业中学的新址落成之际,召开首届社员大会。有会员213人。是日,知名人士柳亚子、蔡元培、丰子恺等到会祝贺。……大会选沈联璧等理事7人、监事3人,聘总干事1人、干事若干人处理日常社务。”(《松江县志》) “为了改变这种小市民的习俗风气,提倡高尚的娱乐,松江知识界就在当时筹建了一个‘新松江社’。顾名思义,这个组织是以移风易俗、振兴松江为宗旨。其实早在20年代就由革命先烈侯绍裘等发起组织了,只是当时还没有具体的社址,也没有固定的活动。30年代初,知识界著名人士沈联

我的高考故事

杜学峰

此时,距高考已不足一周。我蹲在隔离室里,心想:像这个样子还参加什么高考?就给学校领导写了一份“自愿放弃高考,回家务农”的报告。没想到学校领导的答复竟是:不行。

对这个答复,我百思不得其解。事隔多年,从知情的老师那里我才得知,学校领导私下的说法是:反正已把他的思想搞乱了,让他考,谅他也考不上。

高考前夕,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最后的冲刺。我被关在隔离室,直到高考前一天才把我放出来。我就这样参加了当年的高考。

高考结束后,其他同学都返回各自的家乡,我再度被隔离,继续反省,半个月后才允许回家。

家人问我考得如何,我无言以对。当其他同学在考场上紧张得汗流浹背时,我却出奇地镇静,因为我知道答也枉然,只是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应付着

称羨不已…… “1937年,日军攻陷松江后,社舍被日军霸占,社务遂告停顿。”(《欧粤《新松江社》) “张琢成先生……热心为桑梓出力,抗战前(约一九三二年)先生以自有坐落在秀野桥北的一块土地,向高君藩先生换得现松汇路上的一块地基,集资筹建‘新松江社’。”(张谦受《好学近乎智——记张琢成先生》) “民国24年3月3日,坐落松汇路原职业中学的新址落成之际,召开首届社员大会。有会员213人。是日,知名人士柳亚子、蔡元培、丰子恺等到会祝贺。……大会选沈联璧等理事7人、监事3人,聘总干事1人、干事若干人处理日常社务。”(《松江县志》) “为了改变这种小市民的习俗风气,提倡高尚的娱乐,松江知识界就在当时筹建了一个‘新松江社’。顾名思义,这个组织是以移风易俗、振兴松江为宗旨。其实早在20年代就由革命先烈侯绍裘等发起组织了,只是当时还没有具体的社址,也没有固定的活动。30年代初,知识界著名人士沈联

称羨不已…… “1937年,日军攻陷松江后,社舍被日军霸占,社务遂告停顿。”(《欧粤《新松江社》) “张琢成先生……热心为桑梓出力,抗战前(约一九三二年)先生以自有坐落在秀野桥北的一块土地,向高君藩先生换得现松汇路上的一块地基,集资筹建‘新松江社’。”(张谦受《好学近乎智——记张琢成先生》) “民国24年3月3日,坐落松汇路原职业中学的新址落成之际,召开首届社员大会。有会员213人。是日,知名人士柳亚子、蔡元培、丰子恺等到会祝贺。……大会选沈联璧等理事7人、监事3人,聘总干事1人、干事若干人处理日常社务。”(《松江县志》) “为了改变这种小市民的习俗风气,提倡高尚的娱乐,松江知识界就在当时筹建了一个‘新松江社’。顾名思义,这个组织是以移风易俗、振兴松江为宗旨。其实早在20年代就由革命先烈侯绍裘等发起组织了,只是当时还没有具体的社址,也没有固定的活动。30年代初,知识界著名人士沈联

“新松江社”与松江一中的渊源

唐建国

有坐落在秀野桥北的一块土地,向高君藩先生换得现松汇路上的一块地基,集资筹建‘新松江社’。”(张谦受《好学近乎智——记张琢成先生》) “民国24年3月3日,坐落松汇路原职业中学的新址落成之际,召开首届社员大会。有会员213人。是日,知名人士柳亚子、蔡元培、丰子恺等到会祝贺。……大会选沈联璧等理事7人、监事3人,聘总干事1人、干事若干人处理日常社务。”(《松江县志》) “为了改变这种小市民的习俗风气,提倡高尚的娱乐,松江知识界就在当时筹建了一个‘新松江社’。顾名思义,这个组织是以移风易俗、振兴松江为宗旨。其实早在20年代就由革命先烈侯绍裘等发起组织了,只是当时还没有具体的社址,也没有固定的活动。30年代初,知识界著名人士沈联

有坐落在秀野桥北的一块土地,向高君藩先生换得现松汇路上的一块地基,集资筹建‘新松江社’。”(张谦受《好学近乎智——记张琢成先生》) “民国24年3月3日,坐落松汇路原职业中学的新址落成之际,召开首届社员大会。有会员213人。是日,知名人士柳亚子、蔡元培、丰子恺等到会祝贺。……大会选沈联璧等理事7人、监事3人,聘总干事1人、干事若干人处理日常社务。”(《松江县志》) “为了改变这种小市民的习俗风气,提倡高尚的娱乐,松江知识界就在当时筹建了一个‘新松江社’。顾名思义,这个组织是以移风易俗、振兴松江为宗旨。其实早在20年代就由革命先烈侯绍裘等发起组织了,只是当时还没有具体的社址,也没有固定的活动。30年代初,知识界著名人士沈联

试卷上的每一道题,会的,就写出来,仅此而已。然而,这种超脱的心态帮了大忙,竟比平时的考试发挥得还好。

我的高考第一志愿填报的是东北地区一所大学的铸造专业。我心想:抬一锅铁水,铸一颗红心,总可以吧?其余的志愿都是听天由命地瞎写的。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首都的一所国家重点大学给我发来录取通知书,直到今天我也回忆不起当年是否填过这所学校。

离开中学后,我心中始终有个疑团:学校为什么还允许我上大学?

1993年母亲病重,表哥从家乡来探望母亲,在母亲的病榻旁,我和表哥聊起了这段往事(表哥此时就在我当年就读的那所中学工作),表哥说回校后打听一下,你当年的数学老师现在担任校长了。这样我才知道事情的原委:最后对我处理时,学校有关人员意见不统一,少数人主张在我的档案里加盖“政治不合格”的印章;多数人则认为,刀下留人。经过再三斟酌,第二种意见占了上风,我才得以成为一名大学生。

才重整旗鼓,正式着手进行筹建工作……”(罗洪《春王正月》)

“二十四日下午一时三十分,敌机五架袭松,投弹十三枚……新松江社小塔前各落弹,屋毁。”(1937年10月25日《申报》)

根据以上记载,似可厘正以下史实:一、“新松江社”于1923年建立,但当时并没有固定社址。并于1927年解体。二、1932年复社,1935年社舍落成,坐落松汇路。三、“新松江社”是一个进步社团,不少知名人士参与了该社活动。

而尤其令人玩味的是“新松江社”与松江一中的深厚渊源:

一、“新松江社”的创办人侯绍裘、沈联璧、钱江春等都与松江一中关系密切。侯绍裘和钱江春是沈春初中(松江一中前身)创办人,沈联璧是县立中学(松江一中前身)校长。

二、现今松江一中学生生活区——榆树头33—34号,正是“新松江社”原址所在。原来,抗战开始后,当时的“江苏省立松江高级应用化学职业学校”(下称“省职中”)一度停办,1947年复校时正是借的“新松江社”作校舍。1950年“省职中”与松江县立中学合并,成立“苏南公立松江中学”(松江一中前身)。至此,便形成了“一校两区”(即“榆树头33—34号”与“松汇中路601号”)的现状。

刚到神户的感觉是开阔。虽然房屋之间狭小拥挤,但因为都是低矮的小房子,一眼望去,天空显得特别地辽阔无际,不由得心情舒畅愉悦了许多。在落脚的餐厅,我遇到了我的“住家”百惠。我们已有一年的友谊,相见自是不胜欣喜。简单的问好之后,她一把拎过我的行李走下楼梯,脸不红气不喘,高跟鞋在地面上敲出清脆的声响。

接触中,我发觉了日本人的热情和耐心,不论到哪里,总有笑脸相迎。询问柜台,店员会亲自带你去你要去的地方,随后一个鞠躬、一个微笑。身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遇上这些亲切和蔼的人,你突然觉得一身的疲惫和心中的不安一扫而空,你不由自主地笑了。电梯上人们一致地靠左边站立,自觉地把过道让给有急事的人。我刚到日本总会忘记靠右边站立,大大咧咧地堵住了整个通道。直到一次轮到自己因赶时间而跑下电梯时看到为自己空出的一条通道,不禁感动地要哭,从此明白了怎么为他人着想。

早听说过日本人守时,无论是电车、新干线,若迟到1分钟就准吃闭门羹。导游再三强调,玩得不能过头,一定要严守集合时间。无奈起初我们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直到最后一次外出,我们总算在5分钟的误差内到齐。这是我们在日本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对于时间的恪守。东京的大街上是不能边走边吃东西的,所以不大会有乱扔垃圾的现象,走在街上神清气爽,心情愉悦。上海比起以前也有了很大改观,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城市的飞速发展,道路干净漂亮了,让人欣慰。事实证明我们也做得到,我们要努力做到更好。

回到中国了,我想到还有太多事需要我们去。沉重的行李箱我可以自己来拖,而不是麻烦爸爸帮忙;乘电梯的时候自觉地排在朋友身后而不是身旁;和朋友的约会不再迟到了找理由,我已学会守时……

早听说过日本人守时,无论是电车、新干线,若迟到1分钟就准吃闭门羹。导游再三强调,玩得不能过头,一定要严守集合时间。无奈起初我们总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直到最后一次外出,我们总算在5分钟的误差内到齐。这是我们在日本学到的很重要的一课,对于时间的恪守。东京的大街上是不能边走边吃东西的,所以不大会有乱扔垃圾的现象,走在街上神清气爽,心情愉悦。上海比起以前也有了很大改观,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城市的飞速发展,道路干净漂亮了,让人欣慰。事实证明我们也做得到,我们要努力做到更好。

回到中国了,我想到还有太多事需要我们去。沉重的行李箱我可以自己来拖,而不是麻烦爸爸帮忙;乘电梯的时候自觉地排在朋友身后而不是身旁;和朋友的约会不再迟到了找理由,我已学会守时……

回到中国了,我想到还有太多事需要我们去。沉重的行李箱我可以自己来拖,而不是麻烦爸爸帮忙;乘电梯的时候自觉地排在朋友身后而不是身旁;和朋友的约会不再迟到了找理由,我已学会守时……

回到中国了,我想到还有太多事需要我们去。沉重的行李箱我可以自己来拖,而不是麻烦爸爸帮忙;乘电梯的时候自觉地排在朋友身后而不是身旁;和朋友的约会不再迟到了找理由,我已学会守时……

華亭風

曹云岐书

大臣,见夏言不戴香叶冠,一肚皮的气,便问:“夏爱卿的香叶冠何在?”夏言说:“回陛下,那香叶冠不是臣子应该戴的,所以放在家里。”嘉靖见夏言戴得怪怪的,就问:“严爱卿头上戴的是什么?”严嵩赶紧俯伏地下

徐阶大传

沈教大 沈依云

说:“是圣上颁赐的香叶冠。”边说边扯下纱巾说:“圣上赐香叶冠,是臣下的殊荣,愚臣深怕弄脏,辜负了万岁美意,所以才蒙上纱巾以挡灰尘。”

隔不多日,嘉靖召见夏言。当初武宗的母亲慈庆、嘉靖的生母慈宁两宫皇太后去世以后,这两个皇宫就空着。郭勋曾提出改造其中一宫请太子居住,嘉靖没表态,问夏言是何主张,夏言说“不可”,两宫就此便空着。这次嘉靖召见夏言,问:“太子住哪里好?”夏言猝不及防,想如果为太子再造一宫,又费工时又费国帑,就回道:“不如改造其中一宫,以居太子。”嘉靖脸色顿变:原来当初你反

对,是为与郭勋唱对台。

回到府中,夏言眼前浮现出嘉靖那张铁青的脸,不免紧张起来。便召来严嵩,推心置腹对严嵩讲述了嘉靖的态度,请严嵩帮着出个主意。严嵩表面为夏言着急,说:“卑职一时也想不出什么高招,但为些许小事,万岁也不致动怒。阁老今后谨慎些就是了。”

严嵩转身就去拜访了道士陶仲文。这陶仲文,是嘉靖最宠的“真人”。平日严嵩凡是见到陶真人,总是拉着手问寒问暖,非常尊敬;而夏言,看到陶仲文就憎厌,态度冷淡的。陶仲文对夏言也是满肚子的怨气,见严嵩也恨夏言,两人一拍即合:倒夏。陶仲文日日与嘉靖在西内斋醮,对嘉靖的性格已非常了解,就叫严嵩附耳过来,如此这般授了条计策。

后一天,嘉靖召见严嵩。严嵩俯伏在地,泪下如雨,放声大哭。“严爱卿为何大放悲声?”严嵩就边哭边诉说夏言的骄横,自己如何受欺压,说到伤心处,泪湿衣襟,捶胸顿足。

长篇小说 连载